

登山(组诗)

○俞力佳

持杖登山

登山杖的支持
是老友间轻叩木门
轻叩我自己
世间如果越来越生硬
山道旁 还是落有 栗子和桂花
像长者对待小孩

山谷中

青梅花数度
赴约

你的白发
也是赴约
风铃声
山间屋顶的积雪

是漩涡了
风轻轻吹进
长窗般的眼睛

慢

山腰上桃花开得好
山民对我说 山顶的更好
要缓一缓
高处开得晚一些

他在言辞中 呈现次第的

画面

不幸与幸
悲伤与笑容
举杯相送 低缓合唱

现在我挤进隧道中的地铁
耳膜的压迫感
山巅桃花正在打开
一条通往它的捷径

秋色

秋天来临
银杏叶投向鱼鳞瓦
多年来的不舍
我见过那个人 他瓦片般
拘束

他曾被风吹拂过
也算是幸事啊

湖水漫向堤岸
城廓外的小山
有一些出口
屋顶 街道
很多人凝视过
很多人在山顶凝视自己

霞幕山

有关霞幕山我记下
我登古道从北面上山
泉水缠绕
它是山的心事
我退下来
我承受不了太多
在这样的认知里我原谅

自己

树枝也弯下来安慰
再一次从正面上山
阳光打过来
是父亲第一次教我写下的

山字

山里有我
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跟最爱的人 和我的孩
子

说 你看 你看

我已退下
山顶不是我熟知的
这是我和它之间的关系
神秘 热爱 无从下手

看见

过峡谷 车辆被山谷拥抱
竹林将故事讲出来
风吹淡的部分
同心里的遗产一样
有暗影 也有牢固的支撑
有力量的人是那样
这是我喜爱竹林的原因
你刚经历过一些事
眼泪涌出来
试试含一粒糖
咬碎它 听到抵抗声
在车里凝视同肩宽的
风景

山里

小狗的身影和泉水
像一把奶勺碰触杯子

变成无意义的琥珀
我长久持有这一瞬

眼下，蝉鸣桑树间，炽热炎炎，放在昔年，正是粮站最忙碌的季节。

四季年年转，无胥粮站已废弃很久了，此下却触发了我去看看的念头。

选择这个多云的天气。微风轻轻吹，我来到了故地。

站在浣东桥的顶上西望，老远就看到浣纱溪南岸那棵爬满青藤的大朴树，被风吹动叶子，沙沙作响，仿佛是老朋友在向我招手。

走过桥，独自面北坐在当年粮农挑箩扛包挥汗如雨，今天台阶上长了青苔的埠坎上，呆呆地看着浣纱溪的水向东流去。遥想当年，那条浣纱溪，流传着伍子胥的故事，2500多年里，行过漕船、官船，驶过民船、商船，淌过手摇船、机帆船，也走过无数渔船，鸬鹚船，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装粮的水泥船接着木头船，船挤船，塞满了河道。而今，那些船都烟消云散了，惟有浩荡的时光如浣纱溪水一样流淌。

久之，走进了当年的贮粮区，苏式仓的残壁仍默然矗立在水泥场地的南北，屋檐下零乱挂满了晾晒的衣

裤，成了在附近轻纺企业打工人的宿舍，场地上散堆着一捆捆白布匹。跨进留下我美好记忆的2号仓库，如今空空荡荡，蛛丝儿结满了木梁，惟有中间那座硕大的、锈迹斑驳的人字形铁梁，仿佛还在诉说当年贮粮大宅辉煌的往事。

何为白驹过隙？何为世易时移？何为沧海桑田？此之谓也。时光流逝，而流水仍在，不由得让人感叹。

1955年，无胥粮站成为鼎新区粮食管理所的收购点，收贮中转夹浦、后漾等地区的粮食，运输主要靠水路。

粮站的前身是依法没收的地主房屋，有三个三丈宽的大碾埠。1970年，拆除部分地主房，以中间水泥场地为对称轴，南北建了二栋粉墙洋瓦（西洋风格的烧制瓦）、人字形屋山头，占地1372平方米，容量190万公斤，那时属最为“先进”的苏式仓（引进苏联合型）。同时在西端改建翻修原地主房屋，既作粮仓又当围墙，东侧筑墙，左开红漆大铁门进出。尔后，又在浣东桥南堍新征土地建起一

夏天的留言

○沈丽洁

初中毕业考试前，我们常蹲在车棚里交换同学录，汗水把纸页浸得软塌塌。活页记录纸一张一张分发给同学，约定好时间再一张张去收回，有些分班前的好友在不同楼层，一下课大家就窜上窜下忙得不亦乐乎。小黑在留言栏画了一辆吉普车，注明“以后要开这个来看你”；班长用尺子比着写下“前程似锦”，每个字都像军训时的方阵般整齐；班里最调皮的男生偷偷在所有女生的本子上画个猪鼻子，被迫了半个操场，笑声惊起一树麻雀。没有手机的年代，联系方式那栏总是热闹得很。座机号码后面跟着“我妈妈接的话要说找李老师”，家庭住址精确到“门口有个大池塘”，还有人认真地写上“每周六下午两点仙潭市场旁边冷饮店”。现在想来，那些数字和地址早成了空号与新楼，但当时我们抄写得那样认真，好似握住了通往彼此未来的密码本。

高中时的同学录审美变了，大家都喜欢简约设计，本子又大又素，装饰空间也大了很多。有人给我画素描画，有人给我写英文诗，美美的留言最长，三页纸写满对大学的期待和给我脑补的未来，她的字迹力透纸

难忘外婆烫的那碗米粉

○杨剑锋

一听到外孙的高喊声她会立刻迎出家门，乐呵呵地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说也奇怪，当我们钻进她的怀里，一路奔波的苦涩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团团，都饿了吧？外婆马上烫粉吃！”一阵悦耳的“当当当”撞击声中，外婆熟练地在案板上切好肉丝和青椒，手脚麻利地揭开煤炉盖子，一股红红火火的热气扑面而来。

外婆先把肉丝和青椒放进锅里烹炒，再倒入开水，然后捞起早已用井水浸好的米粉下锅烫熟。广丰当地的米粉颇有特色，由糯米粉和粳米粉按一定比例混合制作而成，雪白晶莹、粗壮Q弹，口感非常爽滑。三五分钟后，香气扑鼻的青椒肉丝米粉就出锅了。

当外婆把一碗碗热气腾腾洒上葱花的汤粉端上桌时，我和弟弟犹如扑食的饿虎般一把抓起筷子，迅速把头埋进了大海碗里，响亮的啜粉声此起彼伏。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吃相，外婆开心极了，不断提醒我们：“团团，慢点吃，慢点吃，不够锅里还有呢。”可小孩子哪管这许多，先嚼个痛快，撑个肚圆再说，似乎要把所有的疲惫与碗里米粉一道嚼进肚子。

尝过这碗鲜香的米粉，我们兄弟俩便拉开了迎吃迎吃，到舅舅家家里拜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欢乐序幕。外婆仿佛化身这场春

触到心底的痛

○石泽丰

乐。置身于这样的快乐之中，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忘记了失去父母关爱后的痛苦与酸楚。面对如此场景，我是不是该掉头回去，结束这次被安排的采访？我真不忍心探究小姑娘内心的世界，原本上天就对她很不公平了。我歉意地说，不好意思，让你两鹅全都跑到水里去了，你很难将它们唤上岸吧？小姑娘摇了摇头，说鹅们还是比较听她的话，毕竟她与它们相处已有近两年的时间。也许是前两天就得知我要来采访，她仿佛有准备似的，向我陈述她的境况，这与她爷爷向我叙说的完全相同。一道伤口本已过了剧痛期，如果向它投去一把盐，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岂不再次重演？想到这，我对自己说，随姑娘自己说吧，她说说就说，不说也不要去追问，以免让她更伤心。

我和她坐在草地上，她向我叙说了很多很多有关她的故事，包括有些暖心人向她捐

无胥粮站

○许金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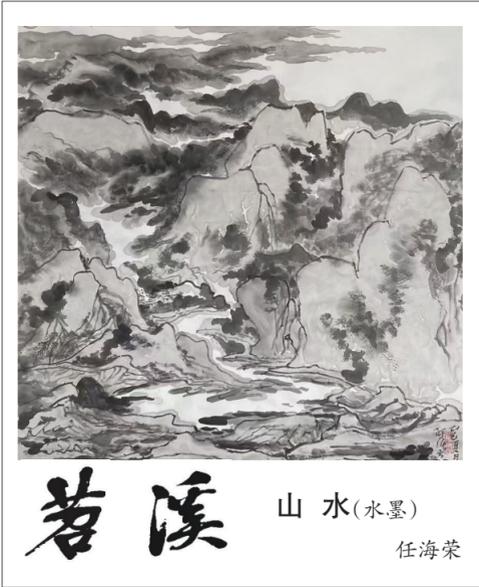
栋三开间苏式平房作为粮站职工的办公室。使办公区与贮粮区分开，办公区“7”字形，贮粮区呈长方形。

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年代我家吃口多，兄弟姐妹4个靠父母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养活并读书，粮站成了我家养家糊口的“钱袋子”。夏收秋收后，鼎新地区104国道东边的西蒋村、奕阜村、徐家桥等生产队的农民会天不亮就摇船来粮站交公粮卖余粮，浣东桥东西两边都是水泥船、木头船，办公区人声鼎沸。时间一到，粮站铁门打开，粮农们开始排队拿号，随着粮站人员“1、2、3……”的叫声，收购员拿根空心的铁杆子下到船上插进箩筐将稻谷抽出，捏起几粒丢进嘴里，一咬，合格，就开出条子，叫粮农用箩筐挑上去过称；要是收购员白眼一翻，不合格，还要挑到粮站的水泥场地上晒。过完秤，记好数码单后，粮农还要将稻谷挑进指定的粮仓，沿着铺在稻谷上的木板登上谷堆，将稻谷“哗”的一声倒在灰尘飞扬，气温很高的谷堆上，走出粮仓后，

赶紧擦干身上的汗水，拿到工作人员签收单后，才算结束。交公粮卖余粮是件辛苦活，一般要整天，售粮人员要在粮站附近的农家借用柴灶餐具烧中饭。父亲人缘好，104国道东边的村庄都有友人，多个生产队的中餐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在我家做。作为回报，多余的柴，剩下的菜汤饭脚就留给我家。柴是些桑拳树枝，平时不舍得用，我家要留着过年。菜汤饭脚喂猪，因此，我家的过年猪总比村上人家的养得肥大。冬去春来时粮站要雇壮劳力装运稻谷。父亲是村上打谷包运粮的好手，一年能在粮站挣到100多元现金，够一家人全年零用。母亲夸奖过父亲，粮站规定，一个150斤的粮包从1号仓库扛到运粮船（约200米）能拿一块红竹片，值3分钱，有一天父亲拿了300块红竹片，挣到了9元多，可以买15斤猪肉。

粮站沉淀着我的欢乐时光，是我读小学时与年龄相近粮站职工的子女柏云、昱庭玩耍的乐园。粮站职工的食堂朝西开门，西北角就是粮站食

堂淘米洗菜的石碾坎，从食堂门到我家只有50米，我家洗衣洗菜也常借用这个碾坎，星期天，食堂里的水泥桌是我们打乒乓球、玩扑克的地方。沿溪竹荡边有一堵挡风墙已损毁，剥蚀出形态各异的浮雕。断壁残垣处，留有些零星的如同虫窟一样的小洞点缀在墙上。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先找根弯铁丝伸进墙上的小洞中，然后搅动铁丝，将蜜蜂捣出用玻璃瓶装了养着玩。有一年腊月连续下雪，积雪盖了地面厚厚一层，且多日不化，鸟雀们无处觅食，小伙伴们除了在粮站的水泥地上堆雪人、打雪仗外，还玩起了捕鸟。柏云偷取了他父亲保管的2号仓库的钥匙，打开了库门。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我们把仓库门关上，仓库内关着几百只鸟雀，有麻雀、斑鸠、白头翁、鹁鸽等。我们拿了竹把、竹杆齐心协力喊着叫着在仓库里追赶，鸟雀先乱飞，追了几十分钟，飞不动了，被我们擒捕了一网兜。现在想想，少儿顽皮，不知鸟类是人类朋友，同在蓝天下不应捕猎。



舒适地相处

○朱敏

每次晚饭出门散步前，都要给朋友发个微信：“我准备走路了，你在店里吗？”朋友若是在店里，就会回我：“我在店里等你哦！”若不在店里，就会回我：“我不在店里，下次过来哦！”

朋友开着一家茶馆，为人清淡有度。我很喜欢与朋友的这种“不刻意”的相处方式，因此，我喜欢在散步的时候顺道去她那里坐坐。她给我泡一些茶，摆几碟小点心，然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有时候，她忙着自己的生意，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喝茶。有时候，我们喝着同一壶茶，却各看各的书，互不干扰。刚开始的时候，朋友若不在店里，却看到我想上门的微信，会表示歉意：“不好意思啊，我在外面！”后来，我就告诉她：你在店里，我就过来小坐；你不在店里，无需歉意，更不必为了我赶过来，否则，我心里倒有负担了……朋友很赞同我的观点，于是“一切随缘”，相处轻松……

年轻时候的“情谊”，以为应该是浓得化不开的，于是整天腻在一起，一起干同一件事，一起家长里短。但是，绚烂的最后，必然是凋零。那些曾经说过的甜腻的话，最终也沦为了时间的一抹轻笑。曾经当过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也将别人当过“情绪垃圾桶”，后来发现，那些情绪垃圾会发酵，甚至有时候会留下后遗症，而最好的救赎就是自己。进入中年的纵深，似乎不再需要更浓烈的东西来替补时间的空缺，你在刚好，你不在也没关系。不拒绝热闹，更享受独处的快乐。

那天，我在朋友的茶室里，听她谈自己的个人经历。她如何从懵懂的小姑娘经生活的锤打，然后成为现在的自己。朋友说，当年，她常常在深夜里默默流泪，怀疑自己的价值。当她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走出阴霾后，发现自己已然破茧成蝶。朋友语气平静，好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她说，遇到的所有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有的会成为你的贵人，有的是渡你的。所以，她现在都会以平静的心态，接受所有的一切。

一壶新茶已见底，朋友又为我续了一壶。在茶香缭绕中，我想起久未谋面的另一位朋友。我们很少在微信上相互点赞，但在某个时刻，看到某件事某个人，我却愿意与她分享。她告诉我，很久很久之前，为了一件事，她实在想不开，想与这个世界做个断。一个深夜，她将自己的委屈倾泻在一张纸上。在写完十几张纸后，她忽然笑了。她对自己说：不就是这么一个破事吗？我为什么就这么想不开呢？我这么想不开，那些希望我想不开的人岂不是更加笑话我吗？自此，朋友心境大变，开心地过着每一天。她位朋友，我们一年通不了两个电话，但是，我却愿意将她当作我的朋友，因为我与她的相处模式，是愉悦轻松的。

说实话，能够“舒适地相处”的人很少。现实生活里，我们总以某些很可笑的、自以为是的理由迎合他人，或者让他人迎合自己。在这些让自己拧巴的关系里，我们内耗自己，离自己越来越远。

我愿意到朋友那里喝杯茶。即使什么都不说，看到她插在粗瓷缸里的野花野草，心里便会宁静下来。当她以“高级茶艺师”的手法，给你艺术地泡几小壶“功夫茶”，你就会觉得，世界的喧嚣正渐渐远离，那些扰乱你情绪的东西，其实非常可笑、根本不值得理睬。

与你舒适的人“舒适地相处”，更与自己“舒适地相处”。想到这里，恍惚看见玻璃瓶里的水栽野花，也朝我晃了一下。